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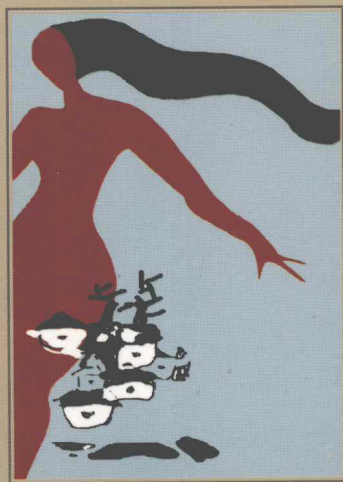
NEW
新作家文丛
NEW WRITER VOLUME

五月的风铃

WUYUEDEFENGLING

谢文中 著

NEW WRITER VOLUME NEW WRITER VOLUME



SHIQU DE WEN ROU SHIQU DE WEN ROU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五月的风铃

谢文中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月的风铃 / 谢文中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12

(新作家文丛)

ISBN 7-5059-4435-5

I. 五… II. 谢…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9349 号

书 名	新作家文丛(1-8)
主 编	鲁迅文学院普及部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冯善雅
责任印制	冯善雅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426 千字
印 张	60.5
插 页	16 页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5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435-5/I · 3459
定 价	11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代前言

一年前，我部发出征稿通知；一年后，飞来的征稿将以“新作家丛书”的形式出版了。如同其他丛书，在作品的内容与技巧上，难以衡准于一条基线，这里的作品也是如此，这是不说自明的。

这里要说的是，无论怎样，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地方，用西方人的一句谚语是：装鲑鱼的桶总有鲑鱼的味道。共同的地方是，它们的主人，在本职工作之外从事写作，完全是一种自由行为，这就难得。记得《陶渊明传》中说过：“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为什么要这样？他的一句诗，作了诠释：“但得琴中曲，何劳弦上音。”在渊明，对艺术的态度，已经超脱了一切艺术迹象，有无琴弦是无所谓的，只要能够寄托意趣便可以了，从而与我们的作者灵犀相通。愿我们的作者保持这种心态，因为这是一种无限丰富的审美境界，艺术与生活交融一道了。

再要说的是，本部从今年三月，对陆续飞来的作品开始整理加工；很快，“非典”不期而至，为了使大家的稿件尽早问世，我们一天也没有休息。现在，丛书即将出版，回首往事，感到特别欣慰，因为，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我们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同时，我们祝愿，丛书的出版也能够让大家满意，原因是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收获里，总会有一些不因岁月消减而褪去闪光的东西的。

目 录

骗子老爹	1
岳父的存款	22
爱脸者说	32
网	49
老牛的眼泪	134
秋 晨	136
依依惜别	137
祖国，你好！	138
哭泣吧，故乡	159
探 望	169
悲 歌	175
感 伤	181
献给你，我爱的精灵！	184
致情人	186
给小鬼头	188
给歌德	189
明月，升上来吧！	190
宣 言	191
偶 感	192
我累了……	193
我死了……	194
一枝梅	195

恼 怒	196
成 功	197
暗 恋	198
姑娘，你别走	199

骗子老爹

辞旧迎新本是我早就希冀了的，而今却想远离他们，站到院墙的边上，望晚云中间发出的阵阵闪光和声响，父亲见我这般，忙赶过来拽我过去。我用颤抖的手，把挂在树上的鞭炮点着了，鞭引在迅速地燃烧着，发出刺刺的声响和闪光。兄妹们手握的各色礼花和响炮也纷纷飞腾起来，像颗颗流星奔向高空；随着空中炸开的响声，放出耀眼灿烂的光芒，降下时幻化成一道道壮丽的彩虹。小猫小狗们从惊愕中缓过神来像疯了似的四散奔逃，有的实在跑不动就呆在地上装死。震耳的声浪一声紧似一声。不一会儿，这院子里响作了一团，雾一般的硝烟又浓又炽，呛得我们几乎透不过气来。很快地就弥成了烟雾，什么也看不清也听不明了，只觉得眼前烈焰飞腾，火星突冒，恍如到了一个虚幻的光影世界。兄妹们又一次齐声欢呼起来，而我却不知不觉地流出泪来。

我们家吃年夜饭的规矩很多。先依照各自年龄的大小排开、坐好，然后由较小的站起来给大家斟酒，照例，由父亲发表即兴“演说”；尔后大家举杯共饮，杯中的红葡萄酒喝光之后，便可以随便交谈了，但绝不能说什么死之类的话。今晚上过年的气氛分外浓，席间惟有我少说话；但是我也不想打扰他们的谈兴，只好耐起性子听，偶尔搭几句，一面听着门外的动静，心想：“他们今晚上是怎么了，还不来？咦……”每当这时节，孩子们总来。这是当地的风俗习惯，吃完了年夜饭便要挨家挨户地串门辞岁。

刚，好像有人敲门了！我忽然听到响声，马上直起腰来朝那边望：小妹好像比我还要心急，我刚反应过来她便转身过去，临出门时回手在盘子里捞了一把花生米，没等父亲缓过神来便蹿蹦着跳出了门坎。父亲抬头望了一望，蹙起眉头，一脸的不高兴，“哼！现在的孩子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还没吃完饭就来了，一点规矩都不懂……哼！”他咬牙切齿地嘟哝着，把眼睛瞪得溜圆。

就在我们愣神的那当儿，突然传来妹妹的叫喊声：“妈喂……不得了么……这犛子蛮不讲理硬要闹进来了……哎哟……这犛子发恶要打人了……”一声紧似一声，震得我们心头发颤，纷纷站起身来朝门那边看。

难道是他来了？我的心顿时格登了一下，恍惚觉着应该是他，但又不敢肯定。很快地在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那日见他的情形。那天我刚下车不久，便在村口遇见了他。当时正下着绵绵细雨，他什么雨具也没拿；他的穿着与以前相仿，穿的还是以前的那身绛色西服，只是色泽黯淡得有些发白，皱巴巴的像一团旧麻袋捆绑在身上。灰白的胡须洒满前胸，黑瘦的面颊上皱纹堆垒；眼大无光，头发却很长，蓬乱得像堆乱草浮在上面，有的还拧皱成麻花形的长疙瘩，雨水顺流而下，如帘般遮住了他的视线。他的身子向前倾，背驼得像张弓，一瘸一拐的，低着头，两只眼直直的盯着他手心里的那几张硬纸片（由于隔着一段距离，看不真切，以为是几张他捡的硬纸片，后听人介绍，是几张假身份证和工作证）。乍眼看，像个叫花子在那里辨别几张刚捡到的百元大钞，嘴里叽里咕噜的，像是在念经文或咒语。

是他！……骗子老爹！一个骗人的老头！我刚想上前去，父亲就伸手将我拦住，“嗨！跟一个犛子打招呼不是白搭？”正说着，那老头忽然扭过身来朝我这边奔跑过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上前来将我拦腰抱住，“啊……儿子……我可把你给盼到了……”

他连声叫嚷着，一面扯开嗓门大声哭了起来。我吓了一跳，赶紧用力挣脱他，一面用手剥他的手。父亲气不过，猛力一把将他推翻在地，可是他一爬起身来便又紧追不舍，发疯似的冲我们嚷叫着，凄惨的音调一声紧似一声，而我们也越跑越快……正在我呆着回想那日情景的时候，从远门那边急闯进一个人来，“爸！哥！大事不好啦！那耍子进来着么……”话到人到，就见一个大高个披头散发地冲了进来，像一阵风；后面紧跟着的是我母亲，她浑身是泥，手里攥着一条短木棍，一追上来便用手指着骂，但没敢靠近。

他的装束与三天前一般无二，只是腰间多了条寸把宽的红带子；另外，他的胳膊上斜挎了一个空竹篮；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像是被人用拳头揍的；单薄的西服领半开半合，皱巴巴的，沾了不少烂泥。父亲立刻站起身来冲他大声嚷叫着要他一分钟内滚出去，而他却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啊……你……你喝、喝口茶吧。”我赶忙上前去。

他重重地咳嗽了几声，然后瞪大他那双红肿的眼睛瓮声瓮气地命令我跟他们一样靠边站，无奈，只好也站到一旁。就在我们愣神的时候他冷不丁地侧过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桌上的杯盘酒菜一并儿装到他的竹篮里。厅堂里顿时一阵哗然，家人纷纷立起身来，抄家伙在手；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面对众怒，他似乎也有点胆怯了，浑身哆嗦着，喉管里发出呼哧的锯末似响声，并时不时的望我几眼。我想上前，但又觉得……若在平时，即便送他一桌酒席也无妨，可今天？正犹豫，我身边的小妹忽然站到我们中间大声说道：“爸，这老头儿怪可怜的，就让他带去吃吧，碗柜里还有菜呢！”说着便上前用力推了那骗子老爹一把，“还不快走！”随即她补了一句。父亲阴冷着脸，眼睛瞪得像只红灯笼，过了好一会儿，他手上的扫帚才缓缓

落下，见这情形，我忙不迭地催他快走。

可他没走几步便停住了，在身上摸了好一会儿，我们都是一惊；还是小妹机灵，一闪身使用身体护住了柜上的电视机。

“你……你还想干什么？”

“我……我、我这里只有这么多了……请、请原谅。”说后一句话时，他咳得更加厉害了。看着他涨红的脸和腮边隐露的血丝，我怀疑他病得不轻。正想追过去问他，父亲伸手挡住了我的去路；我手捏着他刚留下的那几张小额钞票倚在门边，目送着他蹒跚的身影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外面的鞭炮声仍在继续着它们的使命。

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新添的年夜饭我没吃几口便停下了；随后，我独自一人回了房，一面看电视，一面回想着方才发生的事。唉！像他这样的人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不禁暗暗地想。就在我愁肠郁结的时候，小妹叩门走了进来，她似乎也很关心那骗子老爹的安危，她说她可以领着我去看一看他。他就住在我们村口不远的一块坟地上；在那里，他用树枝支了一个小窝。

然而，我们去时他不在。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遇见许多手持红灯笼串门辞岁的孩子，他们三五成群，互相嬉嚷着，笑成一团；有的边走边放炮，惹得那些穿新衣走路的小姑娘们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天这么冷，他到哪儿去了呢？”我暗暗地问自己，一面翻转着他往日的记忆；渐渐地，他的形象又开始在我的脑海里边清晰起来。

那天晚上，他邀请我和三叔去餐馆吃饭。我们迟迟不敢落座。

“其实，这世上的骗子多如牛毛，不光是我一个，像我这样

有一套比较完整的骗人方法和理由的也不在少数，你们怀疑我，对我存有戒心，这我能理解，也能接受，但是今天的情况有些特别，你们就不能这样，该吃的吃，该喝的喝——”说到这儿，那骗子老爹就又俯下身子拿起桌上的筷子夹了几片红烧肉塞到嘴里，微笑着大口大口地嚼了起来。为了想要多吃一些，嘴巴张开了耳朵底下，那双滚圆的眼睛和嘴巴同时张开，喉管里的声响竟跟下水管里的流水声一样。

随后，他又说：“我知道，你叔侄俩都是天底下难找的好人，请你们放一百二十个心，我可以骗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也不能骗你们，因为你们是我的恩人，当初若不是你们及时收留了我，我这把老骨头恐怕早就玩完了。我虽然是个骗子但毕竟也是个人哪！不管怎么说，人最基本的良心道德总还是有的，虽然有时候它微弱得像烛光一样，但同时你们也应当看到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好人。我们骗子也不例外，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也绝不是什么坏人，对吧？今晚上你们能按时来，我心里十分高兴，这足以证明我们之间的友谊还是存在的，是可靠的，虽然我们之间曾发生过一些不快和摩擦。哎，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是三年过去了，今晚上恐怕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相会了，在这即将离别之际，我请你们到这餐馆来吃一顿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这完全是我老头儿的一点心意，请二位不要多心，我这次请你们绝没有任何的邪念和要求，纯粹是朋友间的一次聚会。好了，我老头儿不想再啰嗦了，来，让我们痛痛快快地喝点酒，开开心吧！来——让我们来干一杯！”说着，那骗子老爹便站起身来向我们高高举起了他明亮的酒杯，脸上堆满了笑容。

可是，我身边的三叔仍坐在那里僵着不动，他是个地道的农民，身粗体壮，除了具备一般农人所具有的秉性外，还拥有一颗乐于助人的心。他是被骗子老爹硬拽着来的，看样子，他还是

点怕“井绳”。

“嘿！三哥你这也真是！我方才不是再三把话挑明了，我这次要请你们来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是为了向你们表示我对你们的衷心感谢和敬意，请你们放心，我虽然是个骗子但还没有坏到连人最基本的良心道德都没有了的地步。我决不会骗你们的，你们是我的恩人，是我危难中的避风港，我可以骗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也决不能骗你们。况且，我这么大年纪了，一只脚已经踏入坟墓了，活一天算一天了，今晚上请你们俩来主要是为了叙叙旧，道个别，绝没有别的意思。”说到这儿，他把话锋一转，“噢！我懂了，你老哥大概是嫌老头儿穷，拿不出饭钱，对不？”说罢，他就转过手在上衣口袋里摸了几下，几张百元大钞应声出现在我们面前，“怎么样？这总够了吧？！”说着，他把手上的钞票合起来在掌心用力拍打了几下，那意思好像是在说：“瞧！这家伙总没有假吧？！”

三叔瞪大眼睛瞧了好一会儿，脸上流露出几分惊诧的疑容，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吞吞吐吐地问：“你的那个朋友哩？”老头儿的脸上微微泛出一点红晕，“啊，他嘛……大概是由于工作太忙而耽搁了一点时间吧，不过这没有关系，我们照样可以边吃边聊。”说完，他就站起身来跟我们打了个招呼，然后便转身朝路边电话亭走去，看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我身边的三叔禁不住小声嘀咕着说：“看样子，这老家伙最近运气不错，一定是骗了几家高门大户，否则，他哪来的那么多钱哩？”

“这很有可能，不过据我所知，他是从来不骗人家钱财的，怎么——”三叔打断我的话，“嗨！别听他瞎吹，世上哪有不卖身的婊子？！这家伙老奸巨猾，脸皮比城墙垛子还厚，他什么事干不出来！骗人家的钱财是有的，只是他不想公开而已。喂，今晚上咱们俩可一定要加强防范啊，搞不好这家伙会来一个锅里

耙，到那时，咱们可就糟啦！”“不会吧——”我倒吸了一口气说。

三叔皱着眉头，没有再说什么。雅间里安静了一会儿。为了打破眼前的沉寂，缓和一下室内沉闷的空气，我把话头提到了他要走的事情上。

“他到底要到哪儿去，我也说不准，不过从他方才的话中我感到他大概不是回家，很可能是准备跟他的那个朋友一起去，至于究竟是到哪儿去我也说不准，不过待会儿他们会说的。”三叔沉吟了好一会儿才小声对我说道，“唉！真不知道为什么，一说到他走，我这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听三叔这般感伤叙怀，我这心里也似乎产生了共鸣……是啊！那老爹说得一点没错，我们之间虽然有过不少摩擦和偏见，但总体而言，相处的还算融洽，尤其是近两年。他的年龄是七十三岁。身材魁梧，脊梁是略带弯曲的，两只大手简直像一对蒲扇。脑门宽宽的，花白的头发像面条一样垂挂在脑后，突显的额头光滑像一面圆镜镶嵌在双眼之上。蜡黄而起皱的脸上有颗小黑痣，痣上长了几根小黑毛，一翘一翘地，像猫儿的小胡须。虽然不很雅观，但也不至于让人怀疑他就是一个骗子。我们是在三年前认识的，那天正下着小雨，他蜷曲着身子倚坐在我三叔家屋前的牛棚墙上，衣服破破烂烂的淋着水，眼角上爬满了伤心的泪水，呜咽得像一条丧家的老犬。

他向我们哭诉说，他是一个不幸的可怜人，一个被子女遗弃了的无用的老人。他说他年轻时曾当过兵，复员后一直在家务农，他身强力壮，啥农活都能干。他妻子勤俭持家，婚后的十多年里他过得相当快活。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他也曾出外打过工，做过小买卖，在儿女们到了该娶亲婚配的时候，他和老伴依照当地的习俗帮他们操办了婚事。原本以为这之后他们就可以松上一

口气了，谁承想这以后的日子竟是越过越艰难，到最后，他和老伴被儿女们当做“两只无用的球”踢来踢去，结果，他老伴被活活气死。他呢，虽然还是一口气，但也被折磨得精力衰竭，什么农活也干不动了，于是他就只好伸出了求助的手，然而事与愿违，不仅没有得到亲友们的同情和帮助，反倒得罪了他的那几个草包儿女，竟连最起码的口粮也不给了。实在没办法，他只好从家里逃了出来，他想在这外面暂住一段时间，希望我们能允许，由于他当时老泪纵横，哀声不断把事情讲得哀切动人，我三叔当场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几天后，他果真走了，但是半个月后，他又拎着他的那个小黑包回来了，手上多了两瓶酒。他告诉他们，说是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他跟儿女们和好了，并且很荣幸地在当地找到了一份看门的工作；这两瓶酒是他临行时二儿子送的，是为了向我们表达谢意和感激之情。我们听了心里十分感动，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并且在他临走时为他筹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不料，半月后，他又回来了，手上多了一根漆着红漆的文明杖，身后跟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戴着一副黑眼镜，说是他儿子……如此循环往复了好几次，直到第二年的春上，我们才逐渐认清他本来的面目，不过他依然坚持说他不是骗子，并一再要求我三叔租一间房子给他住。三叔气不过，就用手指着屋前那排牛棚子对他说：“你要住就住那一间吧！”

却不料，在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床的时候，竟意外地发现他就和衣躺在那里，身下铺满了干草，一头老黄牛正蹲坐在他身边哞哞地怪叫。

那是一间由土砖、稻草和木棍之类的东西撑搭而成的茅房，里面坑坑洼洼的，既潮湿又阴暗，一股股骚臭味刺得人鼻头发痒，心里发慌，想要呕吐。春季睡在里面倒还暖和，只可惜南方的雨水多，里面经常闹水灾；夏秋两季把两边的土砖和稻草扒开

倒也凉快，无奈蚊虫蚂蚁多，他们经常拉帮结派，一窝蜂似的往里涌，简直是把里面当成了它们日常操练的战场；惟一让他心怀感念的是数九寒天，每逢这时节来临，他都要到附近的土地庙敬上一炷香，以祈求这年的冬天会更冷更长。

谁也没有想到，他竟然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在这三年中，他曾无数次修缮过它，只是规模较小，根本无济于事。当然了，这也不能怪他，因为他在这里实际住的时间很短，一个月只有三五天，所剩下的二十几天他都在外面忙着自己的“工作”。

他的工作非常富有特色，几乎每一次出去都要精心打扮一番。譬如：把身上的旧衣裳脱下换上一套崭新而漂亮的绛色西服，上衣的口袋里总免不了要别上两枝晶亮的钢笔；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并且要打上“摩士”。临出门时他才脱下脚上的破布鞋，换上一双擦满鞋油的大头皮鞋，一只手拎着他的那个神秘的小黑包，另一只手上拄着根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文明拐杖。头顶上光溜溜的总觉得不合适，于是他就在自己头上加了顶黑礼帽，不用时他就把它顶在文明拐杖上。他走路总是昂首阔步的一副绅士模样，从侧面看，几乎没有人敢怀疑他不是个下乡的阔佬或富商。他从不计较别人在背后议论他什么，脸上总带着一种神秘的微笑，一种让人觉得心情愉快的微笑，和蔼而亲切！不过，他的微笑是有损健康的，我们常常避而远之，然而，他是无孔不入的。像风儿一样！他几乎每一次从外面“工作”回来都到我们家串门，家里人都不欢迎他，也不赞同我们之间的交往，可是他压根儿就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想什么时候“串门”就什么时候来，为此，三叔家的门总是紧闭上锁的，到我家来他总是邀我下棋、拉胡琴或看电视；吃饭时他经常是赖着不走，原因很简单，他那里没有购置任何餐具和灶具。偶尔地，他也拉我去他那里吃顿素餐——一瓶烧酒，两个面包，一根火腿肠。但是，像今晚

上这样邀我们来这餐馆还是破天荒头一次，鉴于以往的种种教训和经历，我们对他还是存有戒心的，特别是看到眼前这样丰盛的酒席我们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这时就听三叔对我唠叨说：“那个老家伙肯定是又没安好心，搞不好咱们又要上他的当了。”

我皱着眉头安慰他说：“他不会是那种人吧。”

“可是，他为什么还不见转来呀?!”三叔用忧虑的眼神盯着我，慢悠悠地叹了口气说：“看样子，真应了那句话：狗永远改不了吃屎——”正要往下说，那雅室的门咔吧一声开了，那骗子老爹从外面走了进来，脸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汗珠，一望见我们，他就马上露出满脸的微笑，高声向我们说：“嗨！别提他了，他是忙，说是让我们在稍微等一下，他待会儿就来，不过这没有关系，我们三个人照样可以连吃带聊。来，让我们大家共同干一杯！”说着，便伸手将桌上的酒杯拿在手上朝我们高高举起。

当我们问及他将何处去的时候，他沉吟了一会儿说：“我才不回那个家呢！就算我的那几个草包儿女用八抬大轿请我回去我也是不回去的。他们无用，老子跟在后面不还是吃苦受罪，跟他们吃粗茶淡饭睡草窝？我现在是绝对不干的，我要跟我的那个朋友去大城市过好日子。”

随后，他向我们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那是三年前的一个冬天，当时我正被我的那几个草包儿子逼得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他意外地出现在我的面前。相貌英俊，身材修长，年龄大约是在三十二三岁，西装革履，头发黑亮得像一块乌金，腋下夹着一个漂亮的小公文包。他叫我不要害怕，他不是什么坏人，是一个想救我出苦海的大好人。随后，他小声告诉我，他是骗子，一个善良的骗子，他想收我为徒，不需要我交

学费。

当时为了活命，我勉强答应他可以试一试。三天后，我跟着他一同去了一户人家。那时正是农民们闲着打麻将的时候，天下着小雨，偶尔夹带着几片晶莹的雪花。我哆哆嗦嗦地跟在他的身后，脑子里一片空白。这时那个年轻的骗子大声说：“请问，你们这里有个叫秉节佬的人吗？”接着，他神情自若地迈开大步走到那家厅堂中间，一连问了几遍，那伙打麻将的人才逐渐转过身来，用惊疑的眼神盯着我们两个不速之客。

“你们找他有事吗？”

“啊，我们是来报恩的。”他神情严肃地说。

“报恩？——”人们一阵哗然。

“嗯，我们是来报恩的。”他从容不迫地解释说，“是来报答他老人家六十年前的救命之恩。这是我爸，他是一个退了休的老红军，今年八十六岁了……”我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一种从未有过的负罪感和羞耻感像两条火索交织在一起，不停地抽打着我的心。“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我不止一次地问我自己。这时就听他抬高嗓音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为了让大家听得更分明些，我现在就代表我爸向你们把当年的事情讲清楚。那是六十年前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我父亲才二十几岁，在抗日部队里担当一名后勤联络员，在一次筹集粮款的过程中不慎遇上一伙土匪，我父亲被他们打伤后被俘。为了杀人灭口，他们把血迹斑斑的父亲捆绑住塞进一只麻袋里投入河中，幸亏有一渔夫发现并及时救起。由于时间仓促，我父亲竟忘了问明恩人的具体住址。我爸获救后，继续随部队转战南北，打完日本鬼子便是国内第二次战争，随后便是抗美援朝，直到五十年代末我父亲才转业到地方工作，刚一安顿下来他老人家便托人四处打听恩人的具体住址，不巧你们这地方居然有十多个叫秉节佬的人。为了能确